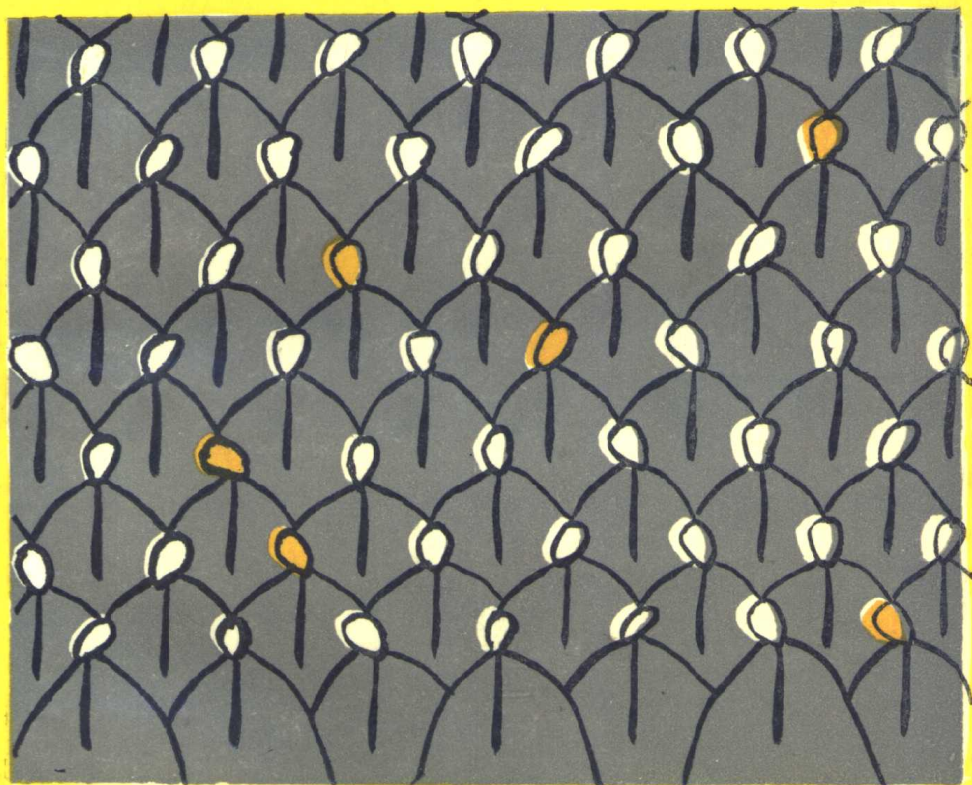


LIU XUE SHENG HUO HUI YI



留学生活回忆

周宏仁 著

留学生活回忆

周宏仁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 唐得阳

封面设计: 刘 静

留学生活回忆

周宏仁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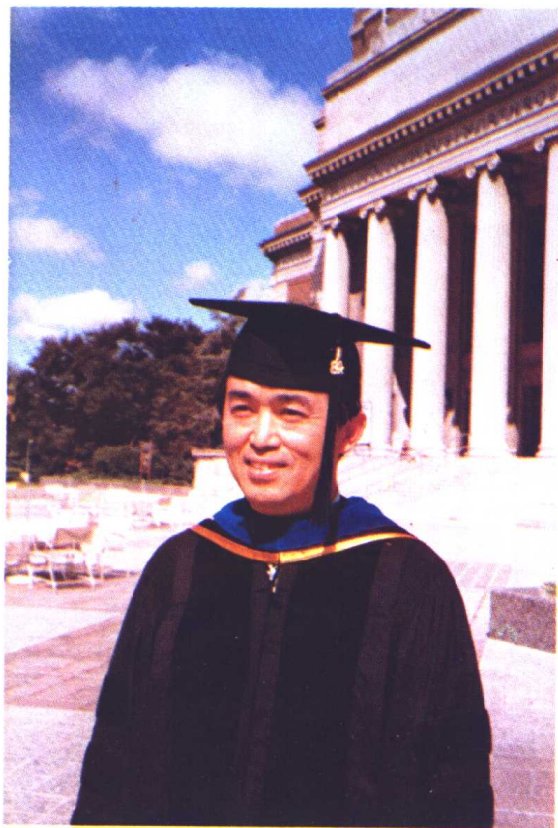
787×1092 1/32 7.25印张 4 插图 132千字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定价3.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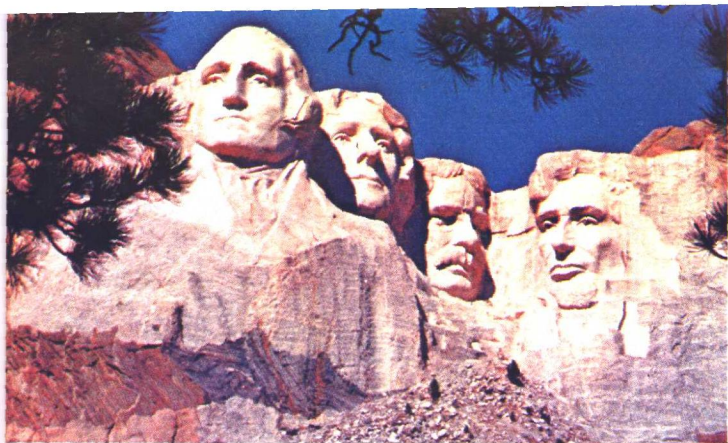
ISBN 7-5006-0435-1/G·72

作者取得博士学位后，穿上博士礼服在明尼苏答大学校门前的摄影。



作者留学期间，去美国农民的家里作客。这是作者和美国农民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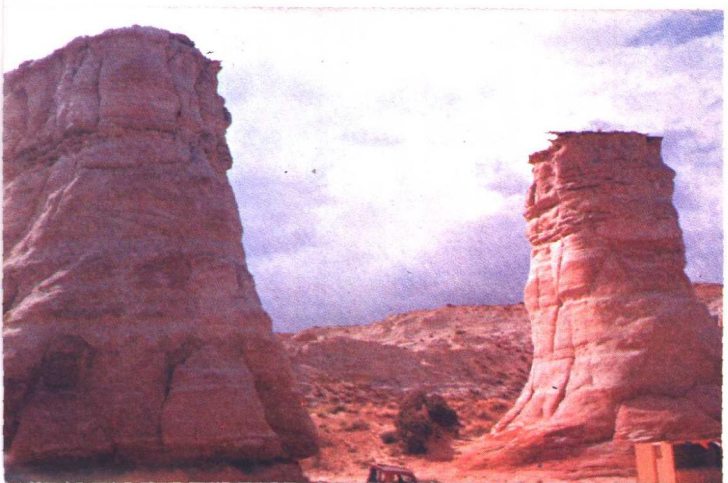




美国南达柯他州黑山上，雕刻着著名的四位总统头像。由左至右：华盛顿、杰佛逊、罗斯福、林肯。



美国、加拿大边境上的尼亚加拉著名瀑布区。



美国北部亚里桑那州大荒漠上的奇特地貌。



美丽的洛杉矶迪斯尼乐园正门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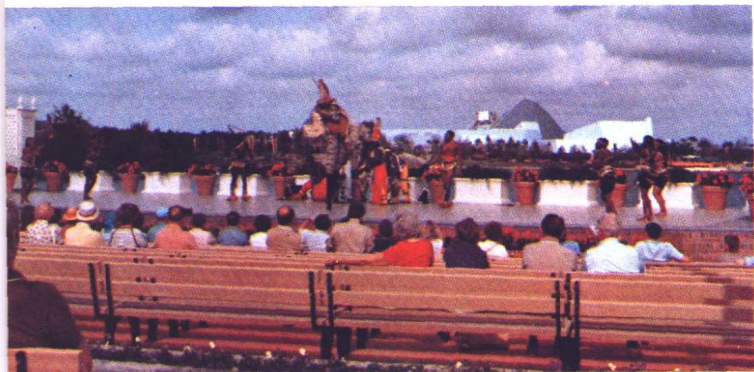
洛杉矶迪斯尼乐园每天下午4时和晚上11时举行两次游行活动。这是下午4时的游行队伍。

20495/05

美国西南独著特点的四角(Four Corners)。
这里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
犹他州和亚里桑那州的分界线。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塔普柯特中心
的美国村中的黑人舞蹈表演。



北美印第安人在美国西北部怀
荷明州印第安人聚居点举行一
年一度的聚会庆祝活动。





序

1984年10月，我回国以后，《现代化》杂志的同志约我写一点文章。从1985年1月起，至1987年4月，我一共为该杂志写了28篇关于留学生生活的文章，在“留学生生活回忆”的通栏标题下连载刊出。这些文章在连载的过程中，不断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给予鼓励和支持，也有不少读者来信、来电话，希望早日看到它的单行本问世。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小册子，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该书内容主要是介绍自己出国留学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体会，介绍留学期间旅游欧美以及接触西方社会和人们给我留下的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对于广大青年朋友，特别是那些希望出国或

正准备出国留学的青年朋友，本书所谈到的留学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和一些感受，或许会有所帮助。譬如说，出国之前应该进行哪些必要的准备？在国外学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哪些？在外国社会中的中国留学生应该怎样自处？怎样安排自己在国外的旅游生活？等等。这些，在书中都有详尽不同的描述。许多青年关心该书的出版，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本来希望针对年轻人掌握留学知识的这些要求，在全书内容上做一些充实，由于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来动大的“手术”，而只是把在《现代化》杂志发表的文章在文字上做些小的删改，在层次结构上做了一些前后调整。有什么错误不当之处，只有恳请读者不吝赐正了。

最后，我愿借这个汇集存册的机会，向读者，向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现代化》杂志社的编辑同志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周 宏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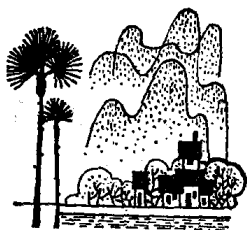
1987年9月27日



目 录

一、求学的路.....	(1)
(一)出国之前.....	(1)
(二)踏上征途.....	(6)
(三)安营扎寨.....	(10)
(四)万事开头难.....	(20)
(五)双管齐下.....	(29)
(六)博士论文.....	(39)
(七)毕业回国之前.....	(46)
二、成功的捷径.....	(52)
(八)通向博士学位的道路.....	(52)
(九)成功三要素.....	(66)
三、美洲与欧洲.....	(81)
(十)万湖之州.....	(81)
(十一)买了汽车.....	(91)
(十二)东北美8000公里行.....	(98)
(十三)西南美8000公里行.....	(121)

(十四) 欧洲之行.....	(143)
四、国情与人情.....	(159)
(十五) 访问农家.....	(159)
(十六) 工业社会.....	(169)
(十七) 科学与生活.....	(176)
(十八) 教育危机.....	(183)
(十九) 初入美国社会.....	(191)
(二十) 美国人.....	(199)
(二十一) 华裔美国人.....	(214)
(二十二) 中国留学生 和访问学者.....	(221)



一、求学的路

(一) 出国之前

1978年3月，我在西安参加会议期间，航空工业部的一位廖工程师问我：

“今年多大了？”

“满37了。”

“小伙子还年轻，把英文抓一抓，争取出国进修去。”

我的整个出国留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回到研究所以后，我开始考虑怎样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在初中学过三年英语，大学三、四年级作为第二外语又选修过英语。当时的英语水平是可以阅读和翻译一些外国资料，听、说能力则

一点没有。如果要到外国去学习的话，语言上的差距无疑是非常大的。

我决定从词汇量和语法两个方面入手，为英语水平的提高首先准备一个好的物质基础。为扩大词汇量，我选了一本《简明英汉常用词手册》，准备全部“吃”掉它。这本书包括英语常用词 3500 多个，加上词组 1000 多条和相当多的例句。我的办法是每天背 4 页 45 个左右的单词和词组，在每天的清晨、中午和晚上睡觉之前各用半个小时将当天应背的单词背上三遍。周末再将一周的单词从头到尾全部重新背上一遍，在不断的重复中求得记忆。大约花了四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将这本书从头到尾背了两遍，基本上“吃”了下去。这种办法一定会遭到某些英语教师的反对，会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但是，作为一种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词汇的手段，我发现它是有效的。另外，这本手册的优点是它对每一个词都有解说，都有例句和相应的词组。我在每记忆一个词的时候，总要把解说看一遍，然后，把词组和自己造不出来的例句一起记忆。因此，单词的记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

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白天要上班，而且工作也很忙，晚上的时间我就用来钻研英语语法。我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五本语法书。多读几本语法书的目的主要是比较对同一个语法问题不同的书是怎样解释的，以求加深理解。读完这五本书以后，我又把张道真的《英语语法练习》一书的习题从头到尾做了一遍。这本书的练习均有答案，做完以后可以自批自改，极为有益。经过这样一个回合以后，我自己感觉对英语的理

解比过去加深了许多,基础比较扎实了。

然而,我之所以能够得到出国进修的机会,却并不是因为我在英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准备。在争取被选派出国这一点上,我遇到了重重的困难。起先,我连参加出国人员外语考试的机会都没有,理由是“工作离不开”。后来,我参加了研究所内的外语统考,取得第一名,但不了了之。由于群众的反映,这些情况被我们的顶头上司——中国航空研究院领导知道了。因为我在科研工作中取得过一点成绩,在研究院内小小有一点名气,研究院的领导都对我的情况比较关注。特别是徐立行副院长,一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将军,虽与我素不相识,却坚决而果断地干预此事。研究院教育处的同志们也积极地为我奔走。这样,我才有机会到研究院办的口语训练班学习,迈出了出国学习的第一步。

1979年12月,英国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飞机系、发动机系和电机系三位系主任来华招考去该院进修的访问学者。航空部派出数十人参加面试,我也是其中之一。考试结果,约1/3的应试者被录取,包括我在内。我们订于1980年4月赴英。

事情的大变化往往由一些小的变化引起。原订的赴英日期由于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方面的原因而推迟到1980年9月。然而,在1980年3月美国明尼苏答大学代表团访华期间,航空研究院与明大建立了联系,并决定派一批人去明大进修。研究院又进一步决定要培养一批博士,并改派我去明尼苏答大学攻博士学位。申请材料寄去以后,我也很快为明尼苏答大学所接收。这样,我由派往英国作访问学者改为派往美国攻

读博士研究生。

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研究生到国外去学习,和作为一个访问学者去进修,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访问学者,只要以自己正在研究的领域为中心去深入钻研(抑或是扩大一些范围)就可以了;而研究生,必须从基础开始全面地充实和提高自己。我的大学课程,几乎都是在50年代后期上的。用的是苏联50年代初、中期的教材。这些教材所反映的人类知识,大抵只是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研究结果。与80年代的美国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相比,我估计有30——40年的差距。派我出去攻读博士学位,是领导上对我的器重和培养,也是我自己的愿望。但是,我深深地感到,对于能否取得成功是没有把握的。因此,除了在英语上努力做好准备之外,在专业方面也需要有所准备。我把当时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教材都借来看了一遍,做到心中大致有数。但是,对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水”究竟有多深,心中仍是揣着一个“?”。及至到了美国,修完了课程,才知道从50年代到80年代,知识确实已更新换代了,有的方面可能还不止换了一代。幸好在国内时在专业上也做了一些准备,对可能涉及的各个专业方面都搜集了一些参考书籍,才不至于弄得手忙脚乱。记得当时国内刚出版了一本近2寸厚的《数学手册》,我带去了,得其帮助不少。去美国之前,我通过海关邮局,先后三次寄了五六十公斤的参考书籍去美国,从辞典工具书到各种专业书籍,比较齐全,虽然花了一些邮资,但事实证明得益匪浅。后来,有不少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到我这里来借书,给

他们也提供了很多方便。

出国之前，对生活上的必需品也做了一些准备。当时，粉碎“四人帮”还不久，市场上的商品并不丰富，准备起来很不容易。虽然在衣物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在内衣和毛衣方面，还算差强人意，但外套大衣之类几乎都不合用。论起质量来，都是纯毛、纯……，但式样很不入时，也很不合体，反映不出人的精神面貌。因此，带去的呢大衣和西装之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压了箱底。在美国穿的，都是到了美国再慢慢置起来的。听说明尼苏答很冷，家人唯恐我冻坏了，给我准备了两件粗毛衣、两件细毛衣、一条粗毛裤、一条细毛裤。实际上除两件细毛衣外，其余一概无用。那条粗毛裤，为了更暖和一点，打的还是什么“双元宝针”，确实够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穿过。我在明尼苏答州四个冬天包括几十年不遇的1982年的高寒冬天在内，下身只穿一条棉毛裤，外面套一条西裤就可以了。因为，无论外面多冷，房间里的温度总在摄氏20几度，穿了厚毛衣、厚毛裤，在室内燥热流汗，脱起来又很不方便。室外虽然很冷，也走不了几分钟，穿条棉毛裤也够了。我看美国人冬天的衣着，多半都是“空心结构”，外套很厚实，里面很单薄。这样比较容易解决室外室内的温差很大的矛盾。明尼苏答州的暖气从当年9月初开到来年5月底，是不用发愁受“一指之寒”的。

（二）踏上征途

1981年元旦，告别了送行的领导和同志们，我与其他几位访问学者一起离开了祖国。由于当时中美尚未通航，我们不得不取道伦敦赴美。我们首先搭乘英航的班机，经香港、孟买去伦敦。

飞机下午5时从北京起飞，到达香港上空已是7时多了。夜幕低悬，华灯初放。万家灯火晶莹璀璨，把这个都市装扮得象是一座玲珑剔透的珠宝之岛。这美丽的景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在欧美上空虽曾飞行多次，但再没有发现可以与此相比拟的。

飞机在香港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在候机室浏览了一下免税商店。飞机再次起飞后，我出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原因是我从机上供应的晚餐中留下了两块饼干和一小块包装精致的黄油，顺手放在西装口袋中，准备夜间肚子饿时用以充饥。不料一觉醒来，黄油已经受热溶化，在口袋周围染上了一大片油渍。直至到达美国，花了几元钱才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中洗净。

横跨南亚大陆之后，飞机到达印度次大陆西岸的孟买。由于离机场候机室较远，旅客们被要求不要下飞机。在北京登机时，为了减轻行李的重量，我把毛衣毛裤等统统穿在了身上。此时尝到了南亚炎热潮湿气候的滋味，才感觉到它们的